

御選唐宋文醇

一函
十冊

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二

廬陵歐陽修文一

賦 雜著 書

紅鸚鵡賦

藏珠於淵賦

明用

書梅聖俞橐後

桑懌傳

上范司諫書

上杜中丞書

答吳充秀才書

書杜工部集後

題用

題李太白集後

題韓退之集後

題韓退之集後

題劉向集後

題劉向集後

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二

廬陵歐陽修文一

紅鸚鵡賦

并序

聖俞作紅鸚鵡賦。以謂禽鳥之性。宜適於山林。今茲鸚鵡。徒事言語文章。以招累。見囚樊中。曾烏鳶鷃鷃之不若也。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。故能去昆夷之賤。有金閨玉堂之安。飲泉啄實。自足爲樂。作賦以反之。夫適物理。窮天真。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。以取貴於世。而能自將。所適皆安。不知籠檻之於山林。則謝公之說勝負。始得二

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。然猶疑夫茲禽之腹中。或有未盡者。因拾二賦之餘棄也。以代鸚鵡畢其說。

后皇之載兮。殊方異類。肖翹蠢息兮。厥生咸遂。鎔埏賦予兮。有物司之。泊然後化兮。默運其機。陶形播氣兮。小大取足。紛不可狀兮。千名萬族。異物珍怪兮。託產遐陬。來海裔兮。貴中州。邈丹山於荒極。越鳳凰之所宅。稟南方之正氣。孕赤精於火德。蓋以氣而召類兮。故感生而同域。播爲我形。特殊其質。不緣以文。而丹其色。物旣賤多而貴少兮。世

亦安常而駭異。豈負美以有求兮。適遭時之我貴。客方黜
我以文采。弔我於籠樊。謂夫飛鳴而飲啄。不若鷄鶩與烏
鳶。噫。不知物有貴賤。殊乎所得。工初造我。甚難而嗇。千毛
億羽。曾無其一。忽然成形。可異而珍。慧言美質。俾貴於人。
籠軒寶玩。翔集安馴。彼眾禽之擾擾兮。蓋迹殊而趣乖。既
心昏而質陋兮。乃自穢而安卑。樂以鐘鼓。宜其眩悲。蓋貴
我之異稟。何概我於羣飛。若夫生以才戾。養以性違。客之
所悼。我亦悼之。我視乎世。猶有甚兮。郊犧牢豕。龜文象齒。
蚌蛤之胎。犛牛之尾。既殘厥形。又奪其生。是猶天爲非以。

自營人又不然謂爲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
自爲巧智鑿竅泄和漓淳雜僞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朴
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
役聰與明反爲物使用精旣多速老招累侵生螫性豈毛
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
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反予是責

修之意謂物必見用於人斯爲盡其物之性解角不舍正
是貴於凡牛處莊子犧牛之喻未盡物理但物之爲物非
言求於人之用也轉有似乎君子之實至而名自歸焉者

若夫漓漓雜僞自炫自媒以希世用則曾物之不如其何
以爲萬物之靈乎

藏珠於淵賦

稽治古之敦化。仰聖人之作君。務藏珠而弗寶。俾在淵而
可分。效乎至珍。雖希世而弗產。棄於無用。螭還浦以攸聞。
得外篇之寓言。述臨民之致理。將革紛華於媮俗。復芟愚
於赤子。謂非欲以自化。則爭心之不起。蓋賤貨者爲貴德
之義。敦本者由抑末而始。示不復用。雖至寶而奚爲。捨之
則藏。祕諸淵而有以。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。防世欲者
必藏其機。使嗜欲不得以外誘。則淳朴於焉而可歸。將抵
璧以同議。諒彈雀而誠非。照乘無庸。盡遺碕岸之側。連城

奚取皆沈媚水之輝。用能崇儉德以外昭。復淳風而有謂。民心朴以歸本。物產全而靡費。珍雖無脛。俾臨淵而盡除。事異暗投。永沈川而不貴。然而道既散。則民薄。風一澆而朴殘。玩好既紛。平外役質素無由。而內安。故我斥乃珍奇之用。絕乎侈靡之端。將令物遂平生。老蚌蔑剖胎之患。民知非尚。驪龍無探頷之難。是則恢至治之風。揚淳古之式。不寶於遠。則知用物之足。不見其欲。則無亂心之惑。上苟賤於所好。下豈求於難得。是雖寶也。將去泰而去奢。從而屏之。使不知而不識。彼捐金者。由是類矣。摘玉者可同言。

之。諒率歸於至理。實大化於無爲。致爾漢皋之濱。各全其
本。雖有淮蠙之產。無得而窺。自然道著不貪。時無異物。民
用。遵乎至儉。地寶蕃而不屈。所以虞舜垂衣。亦由斯而
咈。

此修殿試作也。其云上苟賤於所好。下豈求於難得。已有
謬謬氣象。

明用

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。九二見龍在田。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。九四或躍在淵。九五飛龍在天。上九亢龍有悔。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。何謂也。謂以九而名爻也。乾爻七九。九變而七。無爲易道占其變。故以其所占者名爻。不謂六爻皆常九也。曰用九者。釋所以不用七也。及其筮也。七常多而九常少。有無九者焉。此不可以不釋也。曰羣龍无首吉者。首先也。主也。陽極則變而之他。故曰无首也。凡物極而不變則弊。變則通。故曰吉也。物無

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又
曰乃見天則也。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
大不習無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
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於野其血元黃
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
六變而八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
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
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
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

於陰則有所戒焉。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。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。

朱子謂用九用六歐公之說得之。此文云不謂六爻皆常九則本陸績九已在二初卽非九之義。文體絕似明初制義。蓋制義本是宋人經義之變。說經之文理當如是。迨其濫觴則摘華採藻而於理都無所發明。告朔之餼羊亡矣。錄之使讀者知制義之源。

書梅聖俞稟後

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。故其疾徐奮動。可以感於心。歡欣惻愴。可以察於聲。五聲單出於金石。不能自和也。而工者和之。然抱其器。知其聲。節其廉肉。而調其律呂。如此者。工之善也。今指其器以問於工。曰。彼簋者。簋者。堵而編執而列者。何也。彼必曰。鼗鼓鐘磬。絲管干戚也。又語其聲以問之。曰。彼清者。濁者。剛而奮。柔而曼衍者。或在郊。或在廟堂之下。而羅者。何也。彼必曰。八音五聲六代之曲。上者歌而下者舞也。其聲器名物。皆可以數而對也。然

至於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
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
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
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
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
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
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
歲閒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旣不得泄
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

尚能歌之爲詩。古者登歌清廟。太師掌之。而諸侯之國。亦各有詩。以道其風土性情。至於投壺饗射。必使工歌以達其意。而爲賓樂。蓋詩者。樂之苗裔。與漢之蘇李。魏之曹劉。得其正始。宋齊而下。得其浮淫流佚。唐之時。子昂李杜。沈宋王維之徒。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。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。而孟郊賈島之徒。又得其悲愁鬱湮之氣。由是而下。得者時有而不純焉。今聖俞亦得之。然其體長於本人情。狀風物英華雅正。變態百出。哆兮其似春。淒兮其似秋。使人讀之。可以喜。可以悲。陶暢酣適。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。斯